玉函山房輯佚書

申子一卷周申不害撰不害京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史記與老莊韓非同傳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漢志法家申子六篇七錄云三卷隋志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志復以三卷著目今佚馬總意林引六節首有劉向一節是七略別錄語他皆脫略不全茲更搜輯合二十四節劉向節與史記本傳並附錄篇後戰國策載申子三事一爲成子從趙請之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一爲

徵觀王之所說以言於言王大悅之二爲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有怨色皆策之最下者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申韓並稱遂吃公子遠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申不害 撰

明君治國（意林引無此據御覽補）三寸之饑（御覽引作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基（御覽作謀）正而天下治（馬總意林卷一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意林卷一）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同上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意林卷一）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

姚姬傳補校

同上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引上二句題下有而生二字卷四百二引下二句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亦引下二句句下並有而立二字據補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韓非子外儲說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其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

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並同上

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韓非子難三

治不踰官雖知不言同上又定法篇作弗言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

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聽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

戎西服譯靡北懷僭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服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呂氏春秋任數篇

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故一言正而天下治一言倚而天下靡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四又卷百九十 歐陽詢藝文類聚

郡國治書文

卷十九並至言正二句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二十九引末句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北堂書鈔卷四十五藝文類聚卷五十四慎之作愼令

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藝文類聚卷一太平御覽卷二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常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常之道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

君必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四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詩李善注又鄒陽上書吳王注太平御覽卷六百

堯之治也善（御覽作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同上

豈不知鐃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矣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　白居易六帖卷十三　矣作也

疑言無成　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貞索隱

七十一卷四十九

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曰貴士士食之本也太平御覽卷三十七

子曰丘少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薛據孔子集語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禮托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日舍重趼來見七日而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居室雕文以象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不禮

君非好士也子張以告夫子子曰彼好夫士而非士者也同上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光引莊子同

鼂氏新書一卷漢鼂錯撰錯穎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官至御史大夫事蹟具漢書本傳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志云梁有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攷錯本傳載其上言對策凡五篇又云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班

而堅於錯傳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此編猶是志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上書言太子事

漢 鼂錯 撰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嫏嬛館補校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高智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漢書鼂錯傳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

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何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何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何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何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何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何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何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十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

洪頤煊補校

惠名用其長技衡加之以重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能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同上

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時急務二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

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
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下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同上 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此篇作鼂錯守邊備塞議多脫略

言募民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對策

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

林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治之不亭四者不附著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爲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篤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讓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

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

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穢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與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爲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

[illegible]振[illegible]補校

下之高明而奉承之招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據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奢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

妄賞以隨喜意忘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
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
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
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
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
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
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
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
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

解姚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䘏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
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
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
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
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
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
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

絜淸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愚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上 班同

雜篇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從兵之所誅莫不服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 漢書 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馬總意林卷二 漢書二句是小注舊作正文今改入注

善爲政者土實于朝野牛馬實于陸鳥獸實于林上

及飛鳥下及蝨魚蟲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並同上

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文選潘安仁在懷縣詩李善注引劉子

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文選陸士衡齊謳行注

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

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朞年而漁者讓氏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

陶朞年而器以作（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鼂子）

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積更賦租稅三亡也貪吏並出受取不已三亡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引鼂錯上書）

崔氏政論

漢 崔寔 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儻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淸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

觀泰之術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

趾斷右足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

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粟而已後漢書崔寔傳

劉氏政論

魏 劉廙 撰

論治道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

沈宗畸校

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恐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愛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用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良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決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

必然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譽姦毀可得而盡魏志傳裴松之注引廙別傳

阮子政論一卷魏阮武撰武字文業陳留人官至清河太守魏志無武傳附見於杜畿傳及裴松之注隋志法家阮子正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唐志著錄作政論五卷今佚馬總意林載阮子四卷於商君書後錄存五節而已復搜輯太平御覽文選注得數節合錄一卷其言曰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又曰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塞不誅害在劍斗術是說而嚴以持之將不免棄灰之刑挾書之禁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度刻爲作法於涼者杜其漸也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阮子政論

魏 阮武 撰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則主張法于天下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馬總意林卷四引至不能犯 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八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十三引首四句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緦 意林卷四

君子服豫則思義小人服豫則思邪 意林卷四

七十一卷七十四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同上 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四引作擇主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塔不記害在祠主意林卷四

交遊之黨爲馳騖之所廢文選卷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𢧵國無利器猶鈆刀而望其功北堂書鈔卷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六

世多善醫而拙於弓已無法準故任巧由意苟有法準故易有謗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八

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

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朋無兩黨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太平御覽卷四百六

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為寶非國之用太平御覽卷八百二

附考

武字文業淵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漳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心部炳子坦字安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魏志杜畿傳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

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同上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七十二

子編法家類

世要論一卷　魏桓範

陳子要言一卷　吳陳融

子編名家類

惠子一卷　周惠施

士緯一卷　吳姚信

子編墨家類

史佚書一卷　周尹佚

田俅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纏子一卷

子編縱橫家類

蘇子一卷 周蘇秦

闕子一卷

世要論一卷魏桓範撰範字元則沛國人官至大司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係纂魏畧云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隋志法家著錄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唐志亦十二、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而引題者異輯錄二十五節附考事蹟為一卷書中多論行兵蓋三國割據日尋干戈故論世者詳究之號列法家而畧無殘苛之語昔範嘗以示蔣濟濟不肯視試

取蔣氏萬機論衡之其識議亦止在伯仲間耳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世要論

魏　桓範　撰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衆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十九

七恕以進善九恩以防惡北堂書鈔卷二十九引桓範新論

梁棟大臣同上引桓子

學者人之脂粉也北堂書鈔卷八十三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責公者易跳一賢少謬孰難者衆雖九舜猶亂徐堅初學記卷九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

世說

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初學記卷二十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

傷的遲速使用失意文選陸士衡結客少年場行李善注

聖哲之人猶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文選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詩注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不辯則智者役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

征有苗夏有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

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强於外也上並同

夫兵之安危實在於將故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然擇將者不務求其策而反先采其勇不取之以威嚴而用之於獸綏此所謂棄本而要之於末者也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三引桓範要集

昔霸王之戰策貴廉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吳起臨陣推劍不特項羽初舉劍後貴兵畧此勇難獨

用況無刑乎

太公誓師後至斬故云執桴鼓立軍門有不可犯之色也嚴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今之擇將宜務達往古之數詭於常時之法得其狀而責任之所謂坐軍上而御騏驥不勞而致千里者也

古之論將者言長於計策則課以料敵言長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齊聲則責以戰鬭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上並同

三析原館補校 七十二卷五

善行奇者行一作兵因敵爲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嚮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將御鷹索必可禽也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三又卷一百十六引無下二句並作桓範集按御覽引論兵五節亦作桓範要集蓋一篇文也

夫騎者軍之鋒銳也進則衝敵陷堅退則躡下應擊往如電發去如風過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七引桓範簡騎論當是論中之篇目

有若好臥讀書倦則刺其掌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又卷六百十一引云有讀書倦三字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赴以

古者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復三刺僉曰可殺然後殺之非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物動而蹔已彰形行而迹亡者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

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同上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

書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引桓範世論

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

服一絲則念女工勞御一穀則恤農夫勤同上

朝鮮之馬被髮踶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引桓公世論

附考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畧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 魏志曹爽傳

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

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兵引仰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鎭北而鎭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爲君難作下今復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

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淸省稱範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强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眞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

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
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
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
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
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
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
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
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
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

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

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官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 魏志裴松之注引魏畧

陳子要言一卷吳陳融撰融陳國人附見吳志陸瑁傳僅載是名隋書經籍志題吳豫章太守此官爵之可見者字則佚矣七録法家載陳子要言十四卷隋志云亡唐志復著以十四卷諸目今佚唯太平御覽引二節坿考爲卷吳志融與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並稱今並無知其人者則名流之湮沒夫豈少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